



2

將將紀卷之二十一

豫章 李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烏程 錢拱宸恭卿

毘陵 吳之鵬汝南 梓

御將失可為鑒

宋高宗

丙辰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初靖康中所
以蠟書冒圍募兵于河北河北士民得書喜曰

朝廷棄我矣張察院尚以我等為可用乎一時
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聲震河北帝即位遣所
按視陵寢所還奏曰河東河北天下根本頃誤
用姦臣謀初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皆怨入骨
髓至今無不扼擊者因而用之可藉以守否則
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
言其利有五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
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
有定處可一意于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

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
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渡江而南
安能自保所又言黃潛善姦邪恐害新政潛善
引去帝欲留潛善遂罷所

靖康之初豈獨二帝北遷初割三鎮繼割兩
河在宋帝已棄中原之民矣中原之民雖未
忘戴宋已不復有望於宋矣何意乃有張察
院尚以我等為可用乎以致一呼而應募者
十七萬人所之威名以此震於河北此固屯

難之秋所絕無而僅有者也可棄乎乃李綱
薦之無何而權奸沮之報罷以留潛善故而
去所是真舍瓊玖而珍瓦礫也何其悖哉
以翟興等為京湖淮南諸路鎮撫使分地處之
時京東西荆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蠡起大者
數萬人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群盜皆
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
處之盜有所歸則可漸制帝善之乃以翟興等
並為鎮撫使分地畀馬翟興河南府孟汝唐州

趙立楚泗州漣水軍劉位淦濠州趙霖和州無
為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淮
陽軍薛慶高郵天長軍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
復州漢陽軍解潛荆南府歸陝州荆門公安軍
程昌寓鼎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郢州范之
才金均房州馮長寧順昌府蔡州軍翟興聽便
宜從事俾立顯功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單起
于群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先等皆潰將既無
統屬有急不相為援故諸鎮鮮能守者未幾求

道與劉忠戰敗沒又命孔彥舟為辰沅靖州郭仲威為真揚鎮撫使

名器不可假人太阿不可倒授雖遭時之艱盜賊橫潰無如之何未有不正其紀綱一切分地處之而可以弭其禍亂者也回心嚮化者雖云即是良民建節擁旌者間亦取之盜賊然必綏之款順之後又未有情志尚未歸懷遽投命寄以翊成其叛亂者也卒於援拯無藉敗亡相續宗尹乃云盜有所歸則可漸

制連鷄不能俱止虎翼必將噬人此蓋事理之易知者而高宗者乃漫聽焉莫為之裁擇也可慨

戊子命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

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浚劉光世岳飛王燮楊沂中等皆隸焉帝謂給事中程瑀曰願浩熟于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

帝王大畧惟在任人而其要機先于知人非其人而誤任之委以股肱重寄此事所以多隳而國無賴也願浩雖練事然暴而不能附

衆既非統馭之才然心尚無他也至如檜者深情厚貌蠹國欺君高宗乃以種蠱譬之若將謂將相兩得其託且復許檜誠實特嫌其執何其與檜之心術異乎此願浩所以竟無功而檜終誤國也

辛未水軍都統制徐文以衆叛奔劉豫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為徐大刀以功為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

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于劉
豫言于豫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
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寇通泰州

宋之儒臣苦議論之多而將領病猜妬之甚
故俾豪健者不見容而有功者動來謗楊業
仗太宗之明故得免咎徐文者抑亦業之流
乎而時無明主俾其進止狼狽不得已叛降
於豫而為高宗者曾莫之省焉曾幾何時又
以墮讒慝之計為岳武穆冤也此南渡之所

以終陵遲而莫之振也

改命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先是徐俯既
去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叅政通知由是
鼎為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辭以非才
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
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為勝非所抑乃上疏言
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
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
相合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

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
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
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缺望是時蜀士至
於醜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
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
浚之功當此重任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
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
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
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
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况在萬
里之外乎

君德以剛為主而其職專在於論相李綱趙
鼎皆所謂撥亂才也而遭遇高宗初未有雪
恥除兇之志既明不足使忌諂得行又剛不
足致委任不一朝更暮革甲是乙非忠智之
士將何所倚以抒其悃誠效其摹畫乎如鼎
所云除命甫下彈墨已行日侍宸嚴艱難如
此况其在萬里之外亦可云深切痛傷矣不

然則如李趙者得一人焉可以濟中興之業
而何其勲名之拓落如此乎

丁未岳飛乞終喪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
除宣撫使以王德鄴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
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謂金
人所以立劉豫者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
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
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將
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

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
逆豫成擒金人可滅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
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
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
之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
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
祉以督府叅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鄴瓊素不
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
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

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沂
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艱然曰固知
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
愚豈以得軍為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
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詔不
許庚戌張浚累陳岳飛積慮專在併兵奏牘求
去意在要君遂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張浚空有恢復之心初無寧濟之畧有延攬
之志然乏翕受之公既枉殺曲端俾士齎憾

復忌間岳飛使能不得展併兵之疑要君之
毀此何等語而以加武穆乎張宗元之監制
又何為乎大率制閩大帥雖急訐謨尤先弘
量無容天下之量矣睚眦宿憾本之則無先
無以收拾豪傑又何以弘開濟之烈乎高宗
雖知飛之忠卒受浚間以不終其委焉則飛
之不得終其功名者豈獨檜之罪哉若浚者
亦當分任其責矣

張浚奏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鄺瓊副之瓊與

德素等夷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于浚及御史臺乃詔德還建康仍命呂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至廬州瓊又訟德不已祉諭之曰若以君等為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濶畧况小嫌邪當為諸公辯之保無他慮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史漏語于瓊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為副召瓊赴

行在瓊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祉大驚欲走不及為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之瓊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北去旋殺之劉錡吳錫以兵追瓊不及而還

昔趙普謂三人者皆非統馭才宰相固當異於衆職制帥亦不同於裨偏裨偏急謀計制帥未嘗不貴謀而尤急者容人之量裨偏尚

技勇制帥未嘗不貴勇而所尤尚者駕馭之
權鄙瓊誠非馴物有以制之無以激之方事
之殷狙詐可作使也浚量已隘矣而又佐以
好慧之呂祉腹鱗口蜜使瓊得以覘見機牙
遮取本實以為叛名而呂祉者竟不保其死
矣是果誰之咎乎則張浚不用武穆之言制
置不得其宜之過也

張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
事為比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

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言浚已落
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
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鼎
留不下明日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
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容萬全倘因
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
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為言帝
意乃解遂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李
綱聞之馳奏曰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

誅王恢事為比恐智謀之士卷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狗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

昔漢武雖優奏功之賞未嘗不謹債事之罰故希賞慄威人懷競勸張浚既抱狗國之忠又有勤王往効一經摧敗遽從誅夷誠為法之過矣而議者至引王恢為比何其忍而刻

乎然以抵遠竄則誠為情理協也而趙鼎輩復從而爭之并以母老為解此所以論於情非所論於法也而帝竟聽之以秘書監分司西京馬符離之潰師徒喪敗盡矣此豈小失也而可薄為懲乎

劉錡告急帝命岳飛往援之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臯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穎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收取河

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
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請先正國本以安
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
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北路招討使所遣諸
將李寶牛臯相繼敗金人于京西統制張憲擊
敗金韓常於潁昌遂復淮寧府郝最復鄭州張
應韓清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
他將所至皆捷金為大震河南兵馬鈐轄李興
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

李成棄城走詔以興知河南府飛又使張應會
與復永安軍已酉飛留大軍于潁昌命諸將分
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
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技窮矣乃日
出挑戰且詈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盖天大王
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
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十餘合金
屍布野兀朮以拐子馬為官軍不能當是役也
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

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
飛軍奮擊大破之兀朮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
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
戰敗之兀朮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穎楊再
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
人及萬戶撒八再興死獲屍焚之得箭鏃二升
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追奔十五
里中原大恐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
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游奕雲將

背嵬與戰于城西以騎兵挺前決戰步軍張左
右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太
行忠義及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
泌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
大恐飛劄朱仙鎮距汴京西四十五里與兀朮
對壘陣遣驍將以背嵬五百騎奮擊大破之兀
朮遁還汴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
紹興五年飛遣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
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至是兩河豪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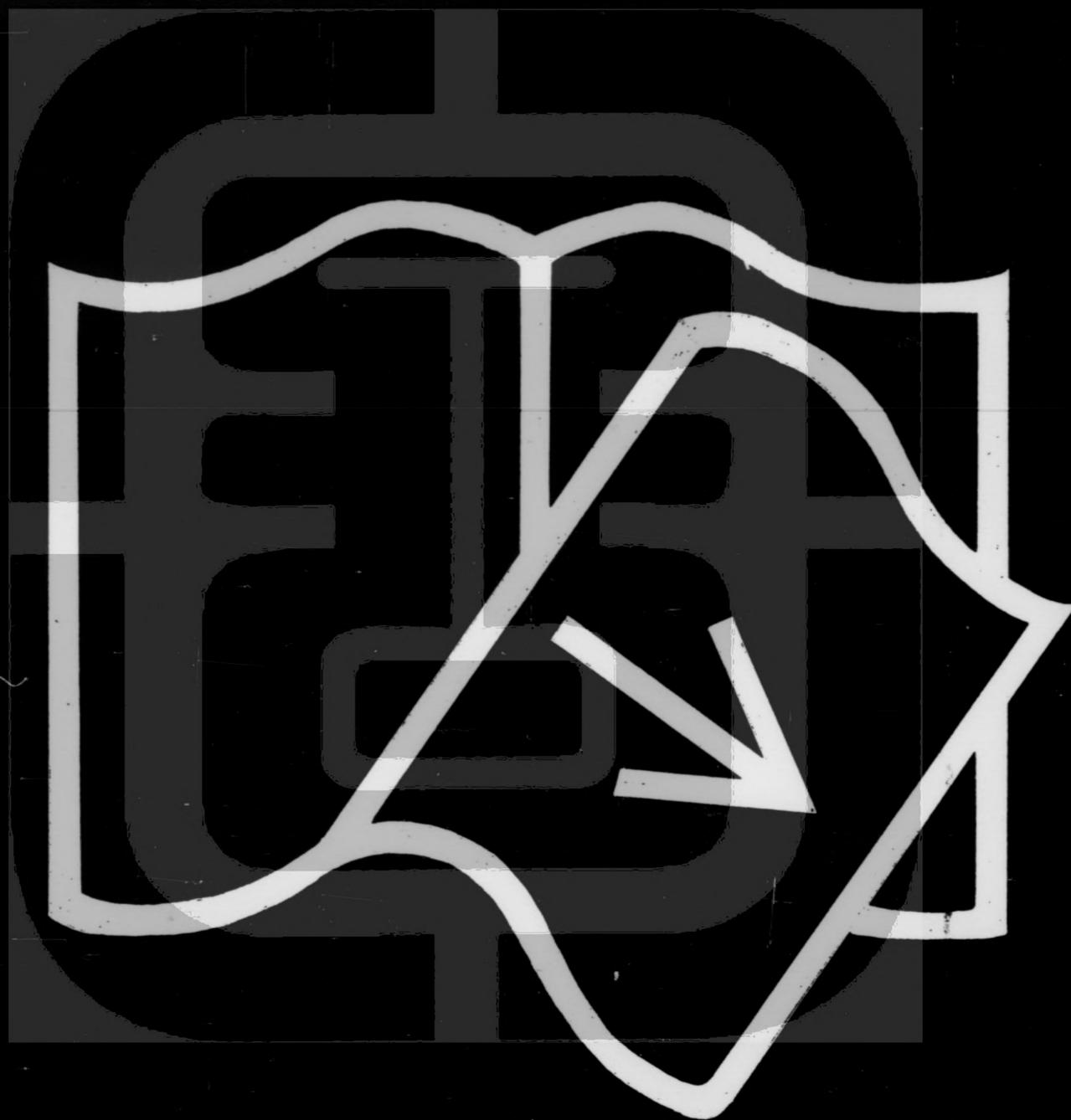
李通等帥衆歸飛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
得其實中原盡磁相開德澤路晉絳汾隰之境
皆約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
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
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
兀术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
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金將烏陵
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
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耳金統制王鎮崔慶李

覬崔虎犖旺等皆率所部降飛其龍虎大王之
將訖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金將韓
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
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
畫淮以北棄之必欲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
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渡河而我豪傑向
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
不可回乃先召張浚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
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

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
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頂香
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
無噍類矣飛亦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留哭聲
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
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敗于朱仙鎮
欲棄汴去有書生叩馬諫曰太子毋走岳少保
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五十萬
衆京城日夜望其來何可守乎書生曰自古未

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
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
朮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
有

仁明武君德也三者一缺不可而在高宗則
不武其尤甚者矣彼於岳武穆一則曰中興
之事一以委卿一則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
至勅王德鬻瓊也復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
其委信亦至矣朱仙鎮之捷金人挫敗尤甚



原件短缺

兩河州郡半皆回嚮即兀朮亦且議委汴去
矣其勢何如也此尤不難知者也而前既間
於張浚汲汲焉置吏監其軍茲復受計秦檜
必欲斷淮以北棄之不守一日之間降金牌
十二以勒令班師俾十年之功廢於一旦豈
不為深可恨哉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
能立功於外者彼書生何如人乃能見及此
矣其寔權臣何能為則其君不明之過也
九月丙申吳璘及金人戰于劉家灣大敗之癸

以兵挑之胡蓋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
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
人胡蓋走保臘家城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
主和議以驛書召班師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
西河東首領爭來附而揚政拔隴州又破岐下
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即至臘家
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歎
而已

高宗雖號稱中興然志慚雪恥才非撥亂以

故偷情之臣得以投噬進說豈獨朱仙鎮之
阻垂成即吳璘劉家灣之捷亦虛負壯銳矣
豈天固不欲平中原耶何機事方諧而沮抑
之者衆也大率蒙塵之難既已夙懾其心航
海之危又以深奪其氣而時無李綱趙鼎者
得贊帷幄之籌故使邪說得行而忠勞槩為
摧撓古稱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於
其時果無君也耶抑無臣也耶是可慨也世
每以主和為秦檜罪不知畏戰者蓋高宗本
情檜特察見其微而亟投其願至固結而不
可解耳易所云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
門庭若檜於高宗良似之矣

宋孝宗

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隄溝金右翼都統蕭琦
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
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
踵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
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遂出降宏淵恥

功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
刀者顯忠即斬之由是二將不協丙午顯忠兵
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
餘里邵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
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
麾下楊檜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
殿後趨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
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
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

此光景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
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為
淮南京東河北詔討使宏淵副之癸丑紇石烈
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孛
撒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
大陣顯忠約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
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
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時搖扇于清涼
且不堪况當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

將將紀 卷五 三
三百廿二
闔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為敵兵
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
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
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亦
遁金人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
級積屍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
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
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
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城指日可復矣宏

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倘我兵不返恐不
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
天未欲平中原邪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甲寅
至符離師大潰軍資器械殆盡

古稱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
以致戰又曰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
將不知其能曰崩顯忠弘淵之不協張浚不
知之乎先事之調停固制帥職也既陟顯忠
招討矣乃復以弘淵佐之是交聞其嘖而促

成其敗也則浚與高宗不得辭其責矣故所謂將將者非獨知之難所以處之難也昔人謂雖得其人而以剛愎不仁者參馬則敗若符離之潰是矣

夏五月帝以弩弦斷傷目不能出六月戊戌始視朝陳俊卿言于帝曰陛下志圖恢復故未忘騎射誠能任智謀為腹心仗武猛為爪牙明賞罰以張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英聲義烈不出于尊俎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矣尚何俟區區習馳射于百步間哉

帝王大畧誠不恃於技能然在孝宗寔有不
忘讐之心故雖燕處有不遑自暇之意弩弦
傷目不足多之要其意念孜孜則殊有可慕
者陳俊卿非庶官比所云任智謀為腹心仗
武猛為爪牙與夫明賞罰恢信義固可乘機
以輔主直見諸施設者乃亦徒騰頰舌是主
固為意氣空期而彼相臣者亦祇為話言之
空托矣宋之多議論而少成事固如此哉

宋寧宗

金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隸之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計翰林承旨徒單鎬等十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曰和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從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槩守宜取願就遷徙者屯於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移刺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

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乃封滄州經畧使王福為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隸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滄縣隸之河間招撫使移刺衆家奴為河間公以獻蠶

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即山
寨隸之真定經畧使武仙為恒山公以真定府
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欒城南宮縣隸之
中都東路經畧使張甫為高陽公以雄霸莫州
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
縣隸之中都西路經畧使靖安民為易水公以
涿易安肅深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礮山
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懽谷東安寨隸之遼州
刺史行元帥府郭文振為晉陽公以河北東路

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為平陽公以平陽
晉安府隰吉州隸之昭義節度使完顏伯開為
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
為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隸之總帥本路兵馬署置
官吏徵歛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
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即聽管屬

昔李綱因捐地之後民心戴宋至推豪傑為
首領多者數萬人乃議置司遣使以撫順之
俾能全一州復一郡者即以為節度防禦團

練等使如唐方鎮之例人自為守移刺光祖等之論即李綱成謀也大率畔渙之秋無可柰何之計但宋之地蓋已割畀金者其人又自為義倡者而且量次授之不令躡等與金之所處異矣分地建公齊尊並大卒於形消勢弱而無救於敗亡則所以制置者非其道故也

宋理宗

六月庚申以余晦為四川宣諭使代余玠初利

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面燃箕謂之墓蝕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酒以至用醋灌鼻惡水灌耳口等毒霍非一以脇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手蜀人苦之余玠帥屬日夔帥所部兵迎謁纔見羸弱者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

頃之班聲若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擅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夔在蜀雖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夫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已固蜀人知有吳氏不知有朝廷矣一旦吳曦畔逆諸將誅之如狐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

逆心恃豨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錯愕相顧不知所為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下拜夔至玠斬之乃薦成為文州刺史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項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

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
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
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帝惑之於是世安乃與玠
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西蜀疏奏詞氣有不謹
者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
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
荅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
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
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代之

傳稱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公玠
十年鎮蜀承吳曦叛亂之後撫綏疲困振起
頽綱至除剪王夔消弭禍本尤為有大功於
蜀雖奏事踈檢稍失恭順之款此亦所謂可
忘之過也而方叔之賄賂一行讒間遂入馬
以殿學召玠而玠竟齎憤殞矣代者非人蜀
綱再紊則理宗不明之過也

門人

盧弘

進校

將將紀二十一卷終

